



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史論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一首

于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于令升晉紀總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范蔚宗宦者傳論一首

范蔚宗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班孟堅述成紀贊一首

班孟堅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上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漢書

注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遠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

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漢書曰公孫弘

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

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

在遠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

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

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迺以安車蒲

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

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

見之也羣士暮響異人竝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

古豎漢書曰桑弘羊衛青奮於奴僕日碑出於降虜漢

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

姊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

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眾降日磾斯

以父不降没入官輸黃門養馬肥好上拜為馬監斯

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

日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漢之得人於

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

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漢書曰倪寬治尚

尚書一篇擢篤行則石建石慶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

為中大夫

至二質直則汲黯卜式汲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卜式

千石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

此皆天下名士鄭定令則趙禹張湯漢書曰張湯遷太

當時已見西征賦

定諸律令又曰趙禹釐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

人官至中大夫釐音邵

方朔枚皋楚辭曰突梯滑稽如韋王逸曰轉免隨

得媒以故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遺則霍光金日磾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

事光讓日磾日磾亦曰臣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

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國語曰祭

時序其德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六藝六經也漢書武

等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元成嚴彭祖尹更始以

儒術進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又曰梁丘

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

府又曰韋賢修詩傳子元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

公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為劉向

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

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

國杜延年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

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

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

漢書曰黃霸王成龔遂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

又曰王成龔遂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

曰鄭弘字穉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曰召

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又曰

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

減為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

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張已

見賦西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令升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令升新蔡人

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之善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尚書曰侯苟有代謝非人

事也淮南子曰二者代謝也謝次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春秋

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故古之有

天下者栢皇粟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

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栢皇氏粟陸氏若此

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

執大象往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

有不才子杜預曰帝鴻黃帝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

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外禪順大名也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

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於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湯武革

命應天人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高光爭伐定功業也漢

高

祖及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神武遇際會

而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

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隨時之義大矣哉隨元亨隨

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

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

於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宣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命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范曄後

陶謙奏記於朱嵩曰將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

嘉謀屢中于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遂服輿軫

驅馳三世于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

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採

拔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故賢愚咸懷小大

畢力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臣良東觀爾乃取鄧

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曰

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

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世語曰初荊州

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兗豫州刺史故能西

禽孟達東舉公孫淵于寶晉紀曰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

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陽內

夷曹爽外襲王陵于寶晉紀曰甚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

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

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於壽春初陵以魏主

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面

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神

畧獨斷征伐四克揚雄連珠曰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維

御羣后大權在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屢拒諸葛亮

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漢書曰齊桓晉文之

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世宗承基太祖繼業于寶

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世宗承基太祖繼業于寶

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軍

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軍

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周易曰

謀已見上文元豐亂內欽誕寇外于寶晉書曰中書

象已見上文元豐亂內欽誕寇外于寶晉書曰中書

侯元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
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勇士築殺之元夷三族又曰揚
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
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
軍諸葛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族也
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也
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

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左氏傳曰

尚書王曰公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于寶晉紀曰景

劉克篤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元四年大舉伐

攻姜維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畧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

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

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

齊尚書曰三關電埽劉禪入臣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

及庸蜀人三關電埽劉禪入臣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

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北為三關于寶晉紀

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視詣壘門范曄後

漢書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天符人事於是信矣東觀

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埽

耿純說上曰天時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于寶

人事已可知矣

曰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名器崇於周公

公爵為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

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高皇極世祖武帝也尚書

極宋均曰建立也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周易曰君子正位

也皇極大中也有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周易曰山附於

言重行言重則有德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地剝上以厚下

法行重則有德

安宅毛詩序曰儉和而不弛寬而能斷論語曰君子

以足用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而論語曰君子

語注曰弛廢也尚書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毛詩曰

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

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志思輯戰國之苦毛詩曰無念爾腹心不同公卿異議

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為眾于寶晉紀曰征南大將

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

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尅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樂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從之乎不亦故至於咸甯之末遂非羣議而杖王杜之決

可乎晉紀曰咸甯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首勗等畢諫以為不可張華固勸之杜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汎舟三峽介馬

桂陽左氏傳晉饑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之峽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役不二時不俟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桂陽郡高帝置之

江湘來同于寶晉紀曰咸甯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

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於石頭城吳主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

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讖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公荒協兮萬國諧

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禮記子曰今天下牛馬

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

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畝毛詩曰取資於道路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故於時有

天下無窮人之諺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失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

之一時矣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援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

知言喻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漢書崔禹曰將楊駿被誅遠也母后廢黜于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

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于寶晉紀曰太

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

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

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宗子無維城之助而

宣詔免璋付廷尉璋以矯詔伏誅

關伯實沈之卻歲構毛詩曰懷德惟甯宗子惟城左氏

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闕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尋師尹無具瞻之貴

干戈以相征討闕伯實沈則參商也

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尹毛詩曰赫赫師至乃易天子以

尹氏具爾瞻

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康二

年禪位於趙王倫倫以兵留

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

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

民不見德

唯亂是聞左氏傳卜偃曰民朝為伊周夕為桀跖

莊子曰施

不及三王天下大駭矣

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

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范

曄

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

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

臧孫紇干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內外混淆

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之赴明火也

庶官失才鄭元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錯天綱解紐管子曰循名而案實案國政迭移於亂人

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

漢書曰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

晉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躡而顛仆

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于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

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

西征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為劉淵王彌

主石冰應之石冰畧揚州刺史蘇峻降

撓之於青冀于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

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

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

尊山陵無所于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

劉粲寇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

而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弟不備四維

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

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

故於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

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于寶晉武紀曰太

尉部都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

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

曾子曰烏合之眾初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

也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

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孔安國尚

亂也淮南子曰兵畧者乘勢以為資清淨以為常避實

取楚舉秦如鴻毛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

獲于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后嬪

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於

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文

老子曰天下大器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

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

若循環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

之無端周禮曰以防止水鄭元曰偃猪畜器大者不可以小道

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

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禮記曰聖王之制祭

祀也能禦大災則祀之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

己以生也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甯使人謂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

預也浚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

魚之趣淵澤也毛詩曰鵠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鳥鸞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

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

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謹好惡以示

之審禍福以喻之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雋宣國威靈審示禍福

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左氏傳叔

聖哲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

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

鷓冠子所謂人悅其教而安其俗孟子曰萬乘之國行

者惡死樂生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趙岐孟子章指曰

倒懸也老子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治身勤禮君子所

安其居樂其俗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

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盡力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

胸懷廉恥已見上注禮記曰情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

而不求生以害義論語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又况

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漢書淮南王安

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文子曰人主之

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

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

維持之也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

無老成人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

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左氏傳吳公子

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昔

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

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非爾極毛詩周頌文也鄭元曰

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又曰實穎實

粟即有郇胎家室元曰粟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

改封於郇就其家室無變更也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郇之豳身服

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糧于橐託于囊毛詩大雅文也

大曰囊鄭元曰為狄人所迫逐不忍陟則在巘復降在

原以處其民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巘小山別於大山

復之重也以至於太王為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

策而去之莊子曰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

吾不忍也子皆免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

岐下毛詩大雅文也鄭元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

岐水而至周公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

市毛萇詩傳曰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

無君去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

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新序曰太王亶父止於岐下

三年成邑二年成都每勞來而安集之毛詩序曰萬民離

勞來安故其詩曰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

迺畝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穩其

也鄭元曰宣以至於王季能貊其德音毛詩曰維此王季

音毛萇曰心能制義曰度貊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載錫之光毛詩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

大也鄭元曰載始至於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毛

也始使之顯著也至於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毛

於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鄭元曰太王國故其詩曰惟此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毛詩大雅文也鄭

謂之貌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由此觀之周家世積

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

其福祿者也毛詩序文而其妃后躬行四教禮記曰古婦

婦言婦容婦功鄭元毛詩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

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

者煩辱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毛

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毛詩曰漢

可求思鄭元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

亦由貞潔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

鄭元曰亦言賢心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

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謂諸夏也外諸夷狄也於

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猶曰天命未至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

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

曰天命也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

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琴操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

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

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

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也論語孔子曰謂武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

也盡美矣未盡善也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詩

七月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

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國語曰靈王二十

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

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

乃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修其德至文王

僕羌弗毀俞公非高圉亞圉公組太王王季故其積基

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繇也潘

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爰及上代

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文質已見上文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

一也安民已見上文尚書有立政篇今晉之興也功烈

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

為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左氏傳司

馬侯曰或乃多難尸子曰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

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毫魏志曰齊王芳

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

后令遣芳歸蕃於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

桐宮三年復歸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魏志曰高貴

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

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騎督成倖弟濟以

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

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二祖景文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

者也景福殿賦曰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

之老尚書曰昔君文武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

老為宗而黜六經于寶晉紀劉宏教曰太康以來談

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儉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

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

以儒術清儉為羣俗容放為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

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禽獸為通又傳元上疏曰魏文

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又傳元上疏曰魏文

慕通達而天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鄭元毛詩

者苟得祿而已公羊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劉

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是以目三公以

蘭薰之器

蕭杙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于寶晉紀曰言君上之議虛談也蕭杙未詳

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于寶晉紀曰劉頌在

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啟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傅咸糾

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傅元曰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法理者名為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

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

夜匪懈者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毛詩曰蕭蕭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

一蓋共嗤點以為灰塵而相詬候火病矣鄭元毛詩箋曰

相詬病也說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

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謝承後漢書呂強

私擢所幸不復為官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

擇人反為人擇官也

毛詩曰秉國之鈞四方是維桓寬鹽大極其尊小錄其

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要機事之失十恆八九漢書解故曰機事所總號而世

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崇讓論曰非勢家

而進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

晉諸公讚曰人人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孫卿子曰天

望品求者奔競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于寶晉紀

百官史記曰司馬季子雅制九班而不

未興賢者壅滯少府劉實著崇讓論子雅制九班而不

孫盛晉陽秋曰劉實字子真平原人長虞數直筆而

得用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不能糾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勁直正厲其婦

女莊櫛織絳金女皆取成於婢僕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

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

見下句織經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

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組紃周易

曰無攸遂在中饋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惟酒食

是議先時而昏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泆之過不拘妒忌

之惡有逆於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

下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

將柔之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

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

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

于世尚書說命曰黷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

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

已見上文列女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禮法刑

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

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

隄防呂氏春秋曰若積大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

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

先顛而後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于寶

日阮籍宏逸曠達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

居喪不帥常檢于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

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

純乃祖為伍伯又曰充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

晉紀曰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

已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

成此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

于寶晉紀御史大

貝疆曠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

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

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覽傳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

之邪于寶晉紀傅元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

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顧猶尅己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

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

覩寵賂之彰賈誼過秦論曰陳涉材能賈誼過秦論曰陳涉材能

宋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大鼎於民風國勢如此雖

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賈誼過秦論曰陳涉材能

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

始受命制度也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

聲樂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

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

必為之痛哭左氏傳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

也漢書賈誼上疏曰無及於難范氏之福又況我惠帝以

蕩蕩之德臨之哉日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故賈后肆虐

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內外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

婦人之惡乎賈后後在宮不恭遜而甚妒忌有孕者輒殺

之或曰韓壽妻賈牛寔始助亂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

疆臣于寶晉懷紀曰太傅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

于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天下之

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年

間必有名世者然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徐廣晉紀

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也望氣者又云豫章

有天子氣于寶晉紀曰初望氣者及國家多難宗室迭

興毛詩曰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以愍懷之正淮南

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王隱晉書曰愍

皇太子賈后無子妒害滋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子於

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醜

殺賈后帝詔謚通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

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

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

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

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

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覃立穎為皇太弟張方廢

穎歸蕃遣田徽殺之於鄴又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

步兵校尉齊王罔相攻罔敗縛至上前又叱左右斬之

河間王顯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而懷帝以豫章王登

先誅又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

天位于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弟皇帝崩劉

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

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子子也得位於長安

長安固秦地也于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為皇太

崩太子即位於長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

王為左丞相于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叡曰今以王為

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上諱業

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

不建禍辱及身皇極已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毛詩曰

爾汝無貳將由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者乎溇耀之烈未渝

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

帝崩於平陽陟皇位國語史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涸耀敦大光照四方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

涸大也耀明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

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

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

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元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

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二妃而已

夏后氏增以三三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

二即夏制也以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

二十七為八十一女御也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

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也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

而叙於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女史彤管

記功書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

罪殺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列女傳曰齊孝孟

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

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珮玉有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

君子憂在進賢不淫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魏文

其色哀窈窕思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帝典

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陰閨房肅雍險謁不行

者也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故康

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讐列女傳曰曲沃

曰周之康王宴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姜后者齊侯之女

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夫人不出於房姜

宣王之後也宣王嘗夜卧而宴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

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

矣至使君王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

失禮而宴朝章史記曰平王東徙維邑周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

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

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

惠公鄭姬生孝公葛贏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

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

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蓋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

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

因寵以殺羣吏而立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左氏傳曰初

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

弟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

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

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

與小臣小臣亦斃自縊而死終於五子作亂冢嗣溝

屯冢五子齊武孟等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

衣裳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元曰以至破國亡

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

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

置之而爵列八品馬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

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

馬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高祖釐理也力之切

帷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辨漢書曰高祖時威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

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脩漢書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

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元周禮注曰衽席單席

然而選納尚簡飾玩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

掖庭三千增級十四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

凡十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

光武中興斲雕為朴漢書班固曰漢興破觚為圜斲雕為朴六宮稱號唯

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

采女三等竝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

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

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

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

哲風俗通曰采女按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

下長壯妖潔有法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

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

矣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

如瀆漢書注曰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毛詩曰貽厥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毛詩序曰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

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烜顯宗第五子也烜丁達切

恩隆好合遂忘瀆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

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重器神唯秦

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史

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

人范睢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

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范曄後漢書曰

父清河孝王慶瑤帝崩鄧太皇與兄隲定策禁中立之

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

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

又曰靈帝諱宏父養解瀆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

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

立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

烈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

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比景又曰靈

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

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

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囹圄岸之下

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

在縲紲之中非其罪湮滅連踵傾軛繼路運命論曰前也毛詩曰宜狎宜獄

繼軌王隱晉書曰劉楨商賈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嵇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

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終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焦爛也

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於二

哀帝詔曰尚書曰考詩書所歎畧同一揆毛詩曰赫赫終命言大運一終也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

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竝列於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第四十九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周易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稱

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李陵書曰其餘佐議者多非

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謝承後漢書序

曰申屠蟠英姿磊落潘岳楊肇誅曰茂績惟嘉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

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

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左氏

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又曰晉

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

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

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潁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人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

從後封舞陽侯

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故勢

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絏信越終見菹戮

不其然乎李陵書曰昔蕭樊自茲以降訖於孝武宰輔

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

曰縉紳先生之畧術臣瓚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

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侯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其懷

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論語陽貨謂孔子曰

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故光武鑒前事之

違存矯枉之志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彊秦之敗雖寇

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

朝請而已

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進位存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觀其

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

論語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

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范曄後漢書第五倫

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選德則功不必厚

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

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竝列則其弊未遠

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則怨望必多故云難塞不得

若論功棄德竝列於朝則茲戮相仍故云未遠

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言尊功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

書曰量資弊權輕重於是為母輕為子衡平也故高秩厚

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文深詆中傷者尤

多建武之世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

議分均休咎其餘竝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

名延慶於後范曄後漢書郎顛上疏昔留侯以為高祖

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

任漢書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為天

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

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

帝即引見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

夫上疏曰道流言咸曰朝廷夫崇恩偏授易啟私溺

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班固漢書引曰

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子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

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明帝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

通竇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頽卿潁川人封山

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

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傳

宦者傳論宦者養也養閹人使其看宮人此是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仲長子昌言曰

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

傍而周禮有其官職中門之禁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中之門寺侍人掌女

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戒令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禮

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

禮記文也鄭元曰閹尹主領閹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

宰掌治王之政宮令誡出入及關閉之屬也重閉外

門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幽王也詩小雅曰巷伯刺

而作是詩也毛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

壯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

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

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左傳曰呂邾畏逼

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於寺

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於原

杜預曰勃鞞披也史記以勃提為義違我以新序曰楚恭

安不見不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馬

必速之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蘭

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趙求入使報秦及其弊也

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

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

曰豎貂為豎刁竝音凋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

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

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

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

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

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范曄

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及高后稱

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節任常伯之職

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漢書高后

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

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

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曰張釋劉澤傳又

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

子昌言曰宦豎傅近房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

親倖漢書曰孝文時宦者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

則趙談北宮伯子

武時宦者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

宦人主之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

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游宴後

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元帝之世史游

機事所總號令仗發胡廣曰機密之事

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

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

之禍損穢帝德焉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

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中興之初宦官悉

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如淳漢書注至永平中始置員

數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

弟專總權威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

舊典輔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

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徒對反史記曰景帝居禁

為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遂享分土之封

中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憝

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范曄後漢書曰鄭眾

初竇憲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

范曄後漢書曰安帝年號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數稍增中常侍至有

十人小黄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

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鄧后紀論朝臣國議

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

刑人寄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

命兩宮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

傾擅朝室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所非復掖庭永巷之

職閨牖房闈之任也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則曰永

巷僕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范曄後漢書曰

孫程字雅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

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

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

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亮程

與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

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帝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錢

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錢

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桓帝呼超入室謂曰梁將

左官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

姦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議帝嚙超臂出血為盟於

是詔收冀悉誅之封超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迹

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屏氣言恐懼

既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

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伊尹霍光雖時有

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

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陳琳檄曰所愛光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

闈枚乘兔園賦曰高冠扁馬長劍開馬法言曰或問直

子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尚書緯曰天子社東

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府署第館基

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

之積盈物刃珍藏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

獻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

紈臣瓚曰紈之細密如堅冰也子虛賦曰雜織羅垂霧

穀媯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

妃媯嬪御馬杜預曰妃媯貴者也媯音媯漢書曰初爰

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媯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

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狗馬飾彫文

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左

土木被緹繡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繡罰

極伎巧柱檻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

衣以緋錦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同弊相濟故其

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自銜達

徒有繁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敗國蠹政之事不

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韋昭國語注寇劇緣

間搖亂區夏劉駒駘與李子豎書曰下車負乘雖忠良

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尚書曰予因復

大考鈞黨轉相誣染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太僕杜密

曰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鈞凡稱善

士莫不罹被災毒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實

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蹶怨協羣英之勢力周書

辨九國之服謝承後漢書曰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

斯亦運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

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

立為皇后進為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

泄張讓趙心等因進入省共殺進雖袁紹冀行芟夷無

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然以暴

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然以暴

易亂亦何云及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自曹騰

說梁冀竟立昏弱曹騰梁冀已見上魏武因之遂遷龜

鼎魏武曹操也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尚書曰甯

德鼎遷於商商紂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

矣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

逸民傳論何宴論語注曰逸

范蔚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易曰艮下乾上遯象曰遯之時

代不求利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蠱卦辭是以堯

是其大也

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

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陽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論

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

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

首粟隱於自茲以降風流彌繁琴賦曰體制風長往之

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西征賦曰悟山潛之或隱居

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

者避世其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言或靜

次避地其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言或靜

危鎮以謀己之安全也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

其清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概或疵然觀其甘心畎畝

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

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間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間暇者之所好也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世說簡文

園顧謂左右曰覺鳥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傳列女

獸禽魚自來親人爾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

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

情死耳又曰魯仲連謂辛垣行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

於海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論語曰長沮桀溺

士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

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

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

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然而蟬蛻稅踞埃之中

自致窳區之外淮南子曰蟬飲而蛻異夫飾智巧以逐浮

利者乎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荀卿

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

修則驕富貴矣外物輕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

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

蘊藉慈夜義憤甚矣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有蘊藉是時

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范曄後漢書

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

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侯曰伯

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而去焉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

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法言曰鴻飛冥冥弋者

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光武側

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為慕誤也

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昭國語越王夫人去筭側席而坐章

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彼相望

於巖中矣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

帛幾若辭方逢江萌聘而不肯至漢書曰薛方字子容

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

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以聞莽說其言

不彊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

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

於遼東所以徵我者以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在

安能濟時乎即便駕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

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

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

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

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

士故有志何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建武中

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於澗池後復徵不得

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

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

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

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

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

仁禮記曰君子有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

論語子曰舉逸人焉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烜顯宗第五子又曰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

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

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

病逃歸隱身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

漁釣終於家東廣微補亡詩曰堂堂處子至乃抗憤而不

卿相等列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

至乃抗憤而不

至乃抗憤而不

至乃抗憤而不

至乃抗憤而不

至乃抗憤而不

至乃抗憤而不

至乃抗憤而不

至乃抗憤而不

至乃抗憤而不

至乃抗憤而不

至乃抗憤而不

至乃抗憤而不

至乃抗憤而不

至乃抗憤而不

至乃抗憤而不

至乃抗憤而不

顧多失其中行焉而論語子曰不得中乎蓋錄其絕塵不

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趨

奔逸絕塵而瞠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

子曰作者七人矣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

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

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沈休文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

情漢書曰夫生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

地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沉懷五

常含好惡鄭元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

記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夫志動於中則歌詠

外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歎之不足六義

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毛詩序曰詩有六

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

至也毛詩題曰鹿鳴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

也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稟

氣懷靈理無或異古猛虎行曰稟氣有然則歌詠所興

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幽厲之時多有諷

之散如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

於後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英辭潤金石高

義薄雲天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

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

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

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

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諒不可及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

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年十三能

同時齊名又曰蔡邕少博學異軌同奔遞相師祖

尼祖述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賈逵國語注曰蕪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

穢也累猶負也久無嗣響

衡字也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

盛藻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

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甫乃以情緯文

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烈祖也以文被質

鄭元周禮注曰甫始也自漢至魏四百餘年

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

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

理之說皮孟堅也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竝標能擅美

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飈流所始莫

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

流即風流已見上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文廣雅曰祖法也降及元康潘陸持秀

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

而宗師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綉旨星稠繁文綺合

不異彌盛者文彌縟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

星月若谷子雲唐子高者竝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

譬如女工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

漢書曰梁孝

有綺縠也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

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

徐之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史記曰宣王法文武遺風春

之餘烈江在晉中興元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

乎七篇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子元勝之

有馳騁文辭義彈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建武

晉愍帝年號義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答賓戲曰馳騁

熙晉安帝年號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如濤波仲長統

昌言曰妙句雲布孝經鈎命莫不寄言上德託意元珠

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老子道德

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

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道麗之辭無聞焉耳孫

元珠郭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道麗之辭無聞焉耳綽

集序曰綽文藻道麗公羊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

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

大變太元之氣仲文殷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

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

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竝為一時文宗

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

太元晉武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

帝年號之體裁明密興會情興所會也鄭元禮記注曰興者託

為河內太守竝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尚書曰垂若夫敷

明密法令也機樂府篇曰商權為此歌工拙之數

衽論心商榷前藻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

-5 255 35 885" data-label="Text">

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文賦曰暨音聲之迭

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周易曰象其物欲使宮羽相

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

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

士茂製諷高歷賞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子建函京之

歷載辭人所共傳賞

作仲宣灞岸之篇

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曰南

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

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

孫子荆陽侯詩曰

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竝直舉胸情非傍詩

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

均靈

屈原字也尚書周公曰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至於

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

曾無先覺

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

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西征賦曰如其

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

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

此論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物類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

人

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小人

屠鈞卑

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

尉繚

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于周西伯

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

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非論公侯之世

鼎食之資

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

明敷幽仄唯才是與

尚書

相黃憲牛鑿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范曄後漢書曰胡廣

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

日鄭子真名震乎京師書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

葉珥貂見崇西漢藉舊業七葉珥漢貂而侍中身奉

奏事又分掌御服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出則佩璽抱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漢書

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

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四百石又黃門有給

也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

矣郡縣掾吏竝出豪家負戈宿衛勢族掾吏卑位負戈

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

也居賤職庶族不陟清階漢末喪亂魏武始基國語

曰稷始基靖民尚書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

劣非謂世族高卑門徒皆世族也因此相公遂為成法

自魏至晉莫之能改遵魏晉二朝咸州都郡正以才品

人傅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而舉

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懸殊故因

成資也以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壞之法

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

上品無賤族者也上臧滎緒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

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

衣冠莫非二品言衣冠之族皆自此以還遂成卑庶

以外皆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左氏傳曰

人有十等與臣隸隸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

學然有辨太元經曰君子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宜

曰豈不鬱陶而思君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宜

有司存論語曾子曰邊豆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

習也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沈約

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

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

習無有不禁鄭元曰貴戚姑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

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莊子曰車軌

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

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春秋景公問晏

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

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

如羣臣莫對江乙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

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

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

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外無逼
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
政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殺陳生與伯

賄成銖鉞瘡痍構於牀第側之曲西京賦曰所惡成瘡痍

言不踰闕也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

冕乘軒三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祖素練丹魄至皆兼兩

色赤故曰丹孔安國尚書傳曰車稱兩西京許史蓋

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

恩侯又曰史良娣言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

恭子高為樂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字君夫世祖舅自

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險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

沈約宋書曰明帝廟號太宗法言權倖之徒惛憚丁宗

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於盛衰

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六代論曰君孤立構造同

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尚書曰天用勦絕其

勦絕謂也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寶祚

滅之也

也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

為恩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述高帝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

繼也纂實天生德聰明神武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照

神尅定禍亂關土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秦人不

綱網漏於楚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也言秦

謂人不能整其網維命網自漏也於楚爰茲發迹斷蛇奮

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漢書曰高祖起蛇經澤中為兩後人

來至蛇所有一姬夜哭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當

於蹈秦郊嬰來稽首元冬十月沛公至灞上秦

創制三章是紀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漢

章耳殺至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應天順人五星同晷

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之象也五項氏畔換黜我巴

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西土宅心戰士

憤怨尚書曰過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克厥宅乘釁而運

席卷三秦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釁而動

書曰韓信陳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割據

河山保此懷民歸保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

帶河阻山懸隔千里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禮記衛獻公

尚書曰黎民懷之瓜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布張

之臣社稷之臣也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布張

詩曰予王之爪牙又曰恭行天罰赫赫明明上恭行已見

王命赫赫明明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項岱曰皇皇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項岱曰珪璋玉之妙好雕鏤者閭闔恣趙朝政在王

毛詩曰顯顯昂昂如珪如璋閭闔恣趙朝政在王

侍中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也炎炎燎火

光允不陽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燕外見壅於王鳳等信不得陽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食

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

幾是越亦狗盜芮尹江湖漢書曰彭越嘗漁鉅野澤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說

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號曰鄱君音義曰尹正也雲起

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韓信初為齊王後為楚王黥布為淮

南王彭越綰自同閉旦胡鎮我北疆應劭曰閉音扞南楚為梁王故

為燕王故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曰北疆

僑曰無德而祿殃也吳克忠信胤嗣乃長漢書曰芮為長沙王薨子忠嗣自芮後傳位五世無子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中微謂平世衰也魯靈光

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九縣颺迴三精霧塞三精日月星也孝

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民厭淫詐神思反精為月河圖曰德布精上為衆星

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

瑞鄭元尚書緯沈機先物深畧緯文說文曰機生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

天地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彗蘇漢書曰劉

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
 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
 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
 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
 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
 邑陣亂遂殺王尋鬻子曰紂虎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
 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英威既振新都自焚漢書曰
 也東都主人曰戈鋌彗雲
 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
 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
 庸代紛紜梁趙曰公孫述稱王王巴蜀又曰卜者王郎
 為天子都邯鄲又曰彭寵三河未澄四關重擾陽也四
 自立為燕王代即燕也
 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
 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
 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
 馮異守孟津以拒之
 車書共道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汜勝之書曰神農之
 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

今天下車同靈慶既啟人謀咸贊靈慶謂天符也易繫
 軌書同文
 與能王弼曰人謀謂眾議西明明廟謀赳赳雄斷廟算
 都賦曰天啟之心人憇之謀
 也揚雄連珠曰兼聰於鳥赫有命系我皇漢毛詩曰有
 獨斷聖王之法也
 邕命復漢之光武以
 再命復漢之光武以

文選卷第五十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書' (Shu) and '印' (In), indicating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文獻
五
十

十
十

